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洲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吳貽棟

方洲集卷二十三

明 張寧 撰

論

董孝婦事論

海寧董原德妻陳氏以孝聞鄉之人有狀其事為圖為詩為祀為題跋者率言孝婦善事舅姑姑常患滯下疾彌留原德侍側極苦辛孝婦妾順周洽割股肉作粥以

進疾頓愈姑壽終原德廬墓木生連理有司上其事旌
門婦之孝蓋隨以顯舅竹居翁年幾八旬無齒婦嘗自
執炊爨品制甘脆翁每食未嘗不飽吳俗凡有禱祈輒
蔬食屏血味言為長者保福自翁漸衰婦糲飯菜羮者
三越歲人無知者翁志好賑恤而性實儉約孝婦内持
外應厚薄適宜無不當翁意翁以是志體熈然康勝視
其等獨難老若可百歲者夫考弟之道平實簡易初無
事乎高遠奇僻得於親而已矣孝婦之事舅姑謹節共

職安順於日用常行之間然而舅姑樂以致壽原德資以成美家業日以和厚致豐盛雖無割股蔬飯之事猶足爲孝而況有是哉何其過常也予見其子淞道及母事懇懇用情幾欲下淚又聞次子梅蚤卒少婦虞誓不貳所以感孚於上下如此豈其德本茂悋而善應滋至哉雖然孝亦未易竟也論語言孝有色難致養疾憂無違各因其人所不足孝經居養疾喪祭所至皆備然後能事親至其始終著節則有顯揚繼述之大者存焉此

豈閨門帷薄所能了辦大抵君有未至臣任成之親有未至子任成之繼自今所以將順匡翊推是以和睦其族人惠鮮其鄉里永綏其世業務實德以博大父母之孝事誠在淞也淞其勉乎哉毋徒以名文自足

答陳彥章處州論

凡制師破敵莫善於自重莫不善於自輕以敵為重則吾自備者亦重以敵為輕則吾自備者亦輕自重者始能匿其機終能輕敵自輕者其始先失其機終以敵為

重矣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生死勝敗之徵在重不重之間耳夫處州一隅其流毒不為不甚其於藩鎮不為不近出將遣師不為不專且久其曰士卒不勇猶有所歸咎徒曰山川不可用武設使鴟義矯虔負固益甚終不然則棄其地耶披巉履險莫若劍閣而鄧艾破之倚山靠洞無甚幫源而童貫破之在得人何如耳大抵兵之精神猶人身之元氣必自初生而培養之元氣既盛雖大寒暑無慮也茍自譽亂中損之則

手足痿痺望風而寒見日而熱養之終身非壯丁矣故古人用兵告之衆人參之天時吉而後舉況乎以新乘之師而入險危之地正宜按兵輯旅士伍戒嚴擇善地以安之賊雖跋扈未敢窺也今以裨將支兵脫甲冒刃輜重扼其前援兵斷其後營壘未成號令未施而賊已與之接雖有智者亦無及矣夫將莫難於兵之所恃也莫重於賊之所畏也有將如是而不自重賊其有不逞之人其有不怯者乎所謂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此必破之

機也不此之慮而傲然輕進芒銳既倒餘鐵頹然卒至我師喪氣無復敵鬬之心賊勢益張人心益懼其原皆起於自輕此用兵之失一也兵之識敵猶醫之識證察其腠理審其血脈望問周詳必得其源投之一匕可坐而起苟寒則温之熱則涼之因襲陳方罔知腠理吾見其能死病者矣故古人用兵義必禮服强必温服剛必辭服暴必詐服逆必權服未嘗不本於運用也況乎賊以乘勢方欲連兵吾以前日之鑒正宜撫慰衆心坐定

謀慮布既往之過誤示將來之可圖相幾度義遠攻近取見其來而弗怖舍其去而弗追遊哨其隱伏之區窺覘其出沒之路以逸待勞以靜制動畢知其情然後出奇設伏以圖之所謂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而勝之此擊險之法不此之慮而恬然自居今日出一兵猶前日之兵也已損其一明日出一兵猶昨日之兵也又損其一陽氣之駁陰氣之蝕也卒至折車倒轂馬困兵疲而賊尚自若未嘗不由於無謀此用兵之失二也

夫威與信兵家所恃以為藩籬者也然必信立而後威有以行未有威不能制而可誘以信也故名將之臨敵欲致人之死必容人之生諭以利害誘其順從如不用命兵且加矣若夫猶豫不決進退狐疑旣慮信之不行又懼力之不贍執已之疑而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及其鋒力旣挫然後一切以招撫為辭彼雖至愚獨不知此耶今乃番然自來略無回互此正天與之機也正宜固其酋首招其部曲開心見誠以申彼此之情披肝露

牘以釋疑懼之意呈乞詔宥以安其心復其居繼其業有幹有年于茲然後誅首惡以申大法則餘黨不復疑矣而乃欣覩快執若獲大捷威既不行信復不立將何以固衆志哉昔韓洪與疾臨討承宗斂手削地非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故耳此於處州何如此其失三也夫士卒將之所恃以為手足者也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用之有道處之有法則寡可敵衆弱可敵強用之無道處之無法雖衆且強無益也在

今日宜勞之以禮動之以義明生靈無辜之寃以激其心舉從事跋涉之勞以慰其勤使知將之愛其命惜其死無不感憤爭欲自効然後信賞必罰以勸其功立期定會以要其成則人皆知進死得生退生必死矣若夫進退無禮動作無義成說不立衆議易搖因人迫已然後驅而陷之死地賞不徧及罰不致嚴營居無同甘共苦之人臨陣無勇敢當先之士昔李晟以孤軍而破强敵謝玄渡淝水而破秦兵豈勢均體敵而然有以厲臨

士卒故也此於處州何如此其失者四也蓋將士勵所以成其謀處置宜所以行其謀自重者必知有謀而自輕者未嘗知有謀也惟一失其機於營壘未定之時而人心無不自危再失其機於狼犬自投之日而賊心始期必死以自危之兵而捍必死之賊此愚所以深惜其自輕也雖然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姑自前日論之彼賊之負固不服初不過乘南賊之亂恃摽掠之富依山道之險輕吾兵之無畧而已今南賊既破則聲勢倒矣南

師既還則士氣益衰久禦我攻則欲掠無所衰力過德
踰則山川不足恃矣牌劵一呼行伍響應數卒發勇羣
賊奔潰則彼此之情見矣其所以堅持不服者特以叛
逆之餘勢不可復生與其死於彼不若死於此故也今
皇上以天地好生之仁降賜綸音使之自附如天地之
於萬物一於長育而悍疾忿戾有不暇顧誠聖人之心
也設使天詔遲之數日不下愚不知其成功果何如也
雖然猶有一焉竊聞虞書曰分背三苗周書曰除惡務

本在今日雖無事矣尤當以此為意

辯

易通判所藏畫卷辯

邃古未有神仙之說自秦始漢武遣方士入海求藥而燕齊迂怪之人始競言神仙後世幸生羨久者又各附會牽合以佐證其說雖有史家紀載莽不加省而甘受誕妄所謂方丈蓬萊之屬實皆空撰一無所有他如蜃樓登市不過海氣盛滿形見世象於空無窮冥之中豈

得都有真境如畫家手筆但因而賞鑑其藝事則有之矣此圖學趙千里李將軍得其結搆布置耳其間水陸人物態度不倫大似都會遊觀之地非方外蕭爽冥寂氣字恐別是一種摸搨文淵通府姑藏之必有定其品列者

壽星辯

正統己巳夏五月端陽日庠友沈宗岳左披一圖右執辦香屏息以進如不克將圖有一人皓髪龐眉手握琅

函首身幾齊孔目隆準河口虬鬚羽衣素履恬坐無為年可耄耆顏如童兒有龜在旁延頸以望上鶴下鹿俯仰如祝曰是為南極之象也古見其形亦志其名世呼壽星秋見於丙春沒於丁國之文明家之壽齡維此是屬百神之靈香水一盂椒蘭一斝驅爾蹇拙納爾聰明延人之年固人之形子為識之大倡厥聲予曰子之言果然否如其果也我亦欲壽者焉如其未也子聽我言凡人有生賦理稟氣君子為善善斯屬陽陽主發生既

壽永昌小人為惡惡溺陰昧陰主肅殺年促而既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如斯而已壽星何私哉宗岳曰降祥與殃錫福無疆惟天所使實有主張如子之言天無否臧予曰噫嘻子惑甚滋凡天之道因物而施栽者培之非天與栽傾者覆之非天與傾作善降祥不善乃殃作惡降殃不惡何傷皆人自取壽星何預哉宗岳曰如子之言不為無理然而顏子短命善胡不與盜跖得壽惡胡不去云何勿替禍福倒置予聞而異之曰子亦可謂善

問者矣在書之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則天固有一定理在盤庚之中篇曰鮮以不浮於天時則天亦有未定者焉申包胥曰天定者勝人人定亦能勝天此天所以有常變而其報施卒不漏也但有久速之差耳是故舉顔之死孰不嗟吁豈以其死遂泯其為舉跖之壽孰不唾詬豈以其壽遂信其守天之報施良亦在兹善惡百世脩短何裨今之論天蠱於未定善者以怠惡者以勝朝辰拜斗懺悔逆命焚符呪食驅厥身病或幸

而全矢心以聽假使凡厥百為俱蹈不轂求神禮佛動必得福豈天之公亦可債贖凡厥百為必稱先王弗事徼求遂底滅亡豈天之大亦故低昂彼昏不達矯誣以狂宗岳茫然曰誠若子言此為無用敬神如在抑揚太縱予曰不然凡我所言非謂無神鬼神有靈非私可徼鬼神無私享於克誠壽如有星必曜君子壽果在星不私小人香水何補椒蘭何因子執以歸勉修乃身天壽不貳再拜以循

蘭亭定武石刻辯答陳彦章

承示蘭亭石本絶佳不類常所見者當是舊刻無疑第不敢必為定武故物先輩識别定武凡數十字此卷多不合而歲字一點尤為顯然宗汝霖進蘭亭石刻時高宗駐蹕維揚其後常令揚帥向子固冥搜不獲非淮陽也當時倉卒渡江不知何緣乃溺淮陽石塔寺井中薛紹彭既鑱損湍流帶左右五字非四字也歲久未壞者宜其滋損而左字已壞者顧無一筆不完石性經涉水

火則激裂異常既云已斷而決處不甚剥落其故何邪將此三者皆不足審邪舊右軍書蘭亭如有神助醒後載書數十百紙終不能及則右軍存時已是絶筆其妙豈臨搨所能極盡又況刀錐之工大約相等雖定武故物恐亦近逼其形似而已無大異也使有精粗美惡之相懸則經目輒辯紹彭何必鑱損自識而亦豈能眩人哉大抵看蘭亭當如看古人遺像僅可論其畫法之善不善不能必求狀貌之真不真矣此卷既不類常直

當視為佳品不必深究其是否也文字所繫猶大而獨苦心於此豈固不可已者耶因來諭見及不能不辯

鳥獸言辯

周禮載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康成引春秋傳介葛盧聞牛鳴為註謂隸解鳥獸之言則是凡羽毛之鳴皆可以言通矣夫人與物其氣體固有偏全通塞之差惟猩猩類人形鸚鵡類人舌故能學為人言雖麒麟鳳凰不能也然二物亦必學人而言則鳥獸無本語矣

故曰雞犬之聲無五方言不異也虞之紀獸曰舜商之紀雉曰雊周之紀烏曰䲷未嘗聞鳥獸有言也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樂過野而櫪驥長鳴賈誼鵩賦曰請對以意未嘗聞人能解鳥獸之言也舜之命益曰汝作朕虞無有所謂掌言者文武周公之世去古不遠雖禮文備具職命加詳不應出奇見特乃爾使即有之何預乎宗廟朝廷祭祀燕享之務而專屬之有司以是哉經曰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貉隸掌役服不氏養

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夫與者人與之也夷近東多鳥
貉近北多獸因其土育習其鳴聲而能通其所嗜欲則
於教擾之間可以行嘯喚縱制之命於鳥獸矣若謂達
八律之音盡聲氣之變則豈夷貉之所能哉北齊張子
信聞鵲鳴謂奚永洛曰禽言不善此必因占測所見假
托以神其事而左傳介葛盧之言恐亦失之誣也

解

虞文靖公并白雲先生門人與張率性書解

虞文靖公不肯銘白雲許先生之墓以書幣復張率性轉致其門人門人於先生猶父子以父事于人而為人所阻未有不怒者庸暇計其可否哉無怪許氏門人之致辨也王餘慶聯往復書為一通識其末曰世固有越世而相感竝世而不相知者侍書文章天下所共知人品氣節亦天下所共知是惡用以口舌辯敬書以見古今士俗隆汙其言意正平和婉不激不露度越同門遠甚後之觀者止可致感歎於存殁之際取以為身之戒

勉不宜巧排力辯為死者定枉直於不可致詰之鄉而加之意非待於君子之道也公書中語於先生固已尊待之至若其論列為銘非知之盡則無以詔天下而信後世意即東萊所謂待人不得不寛論人不得不盡者或遽以此議公昧於知人公於先生言極尊待豈得不知所不知者特以行狀多未諭終莫能得其學行道德之詳而難於序述耳此豈可與蘇東坡不肯奉詔作范公埋銘者例論哉寧三復莊誦因文靖公書見古人為

文之不苟因王餘慶諸門人之書見古人師弟子恩義之篤餘不敢知也是卷流落人間楮墨如故而今為彥章都閫所得可以托不朽矣予見卷中題識者無不致疑於彼此之間敬為之解

癡齋解

字書釋癡為不慧又訓為病故凡愚昧狂誕者世皆呼為癡非男子之美稱也以是稱人之真癡必且唾罵不受宦達如陳君大用乃獨取以自號嘗詢其鄉人云大

用初為兒時不解人弄能言而不知罵識物而不知取壯有室而不知私好讀書領舉猶不知所為務與人接張目洞視而詞氣不形情思疎濶乍見之了若不辯菽麥者隣里鄉黨率指為癡君不知其不可也謹受之以名齋始予嘗以所聞道之於人人亦信然觀其通判嘉興公明剛斷警達無遺所至清介峻絶奸不能干强不能梗無情者不能蔽運斤成風游刃餘地不復知有盤根錯節而績用所致川流山峙超越故常不九載拔遷同

知楚雄府夐若老於世故者人始惑焉以其有隱德或重器深藏假是名也非真癡然不可往詰相與問於寧寧解之曰古人謂德慧術智多生於憂患又謂利令智昏物過精則愚而又有所謂哲人之愚則是氣質昏明皆可變遷下上會參之魯高柴之愚出於所禀微子之狂甯俞之愚非其常態愚魯為不慧佯狂近有疾將世所謂癡也然一以承道系匹亞於聖賢一以全宗國不損於仁智其真也有所成其假也亦有所濟孔子嘗稱

重之晉唐之士往往有因不慧致盛名者固不足較然

三代以下列國七十子之徒經綸於聖人者無幾乃切

切於愚魯狂簡之人將必有深意於其間斯須形迹何

疑何惑而屑於問言未幾有颸言者曰通府君病世之

慧者多術欲使人去營務亡智計以歸諸淳無為故以

癡自矯而獨論其真假所謂見表而遺質也因復解之

曰客之言幾於憤世疾邪而意則入於黃老非所以養

德而協類者君子之於衆人不懵懵以同不察察以異

節其餘文其所不足遜出正入簡易易化斯可矣如欲
充客之言吾恐剖斗折衡猶未足以底清淨必若廢先
王之制以愚天下者然後可少已邪此異端亂政之沿
流而謂儒者欲為之可謂過論矣

讚

畫虎贊為方同知瓚

文以榜稱武以陣見詩以禦讒易以象變虎真可好哉彼其
出之受過蹈之畏噬驅放者垂聲射獵者頌說是又好虎者

不如惡虎者之衆也然而有偉其形有炳其文耽視雄據烈嘯騰奔衛及藜藋百獸是尊從陰翊陽生風集雲茍其才之成功也如此而一好惡尚何足云噫豈直虎也胡寧匪人

楊朝用憲副像賛

貌和而氣剛外圓而内方彊禦不避震墜何傷在唐李勉在漢張綱半生心事十載窮荒其去也所共惜其來也所共望遏之而發益竣晦之而道彌彰是天固有意於大任而屈信之權乃故爾其低昂也

費公鄉老像贊

衣冠蕭散容色清純約於用物不喪其真樂於容衆克濟其身是翁也與之近禮樂道世故隱然儒者之習與之論空寂外塵俗居然方外之倫也

張先生遺像贊

嗚呼先生不可復作一典民社終老丘壑進不自縻退有真樂斗酒百篇清琴野鶴遠世若遺歸化如約存殁有恒俯仰無怍不知者以為上饒之丞知者以為海鹽

之達視彼患失悲窮之徒所與終日偶語而不如其一謔者也

楊同府像贊

志定神閑行徐往獨鶴貌猿情葛巾野服此在朴軒養素時耶一堂春退公時耶可歸堂别後閑雲晚興時耶噫進退久速吾不爾期愷悌之澤嘉與之思

夏世康像贊

使人皆如公言則邑中可以無訟使人皆如公行則里

中可以無爭使人皆如 公之處子婦則慈孝之風廣使人皆如公之處朋友則信義之道行嗟夫善人不見及見有恒清溫愼靜德容有徵是宜其福壽之兼萃子孫之顯榮適足以表其平生也

宋澹菴胡先生曾祖行軍司馬兼尚書遺像贊

才兼文武識達安危功名自許進退時宜使遇漢高帝萬戶侯豈足道使遇唐太宗三軍帥其何疑雖所遭不偶而亦翩翩濁世之鴻儀也

擊壤老人像贊朱天錫父

此擊壤老人朱公之遺像公之死其生也公之貌其心也公之子其業也公之壽其德也死順而正貌安而雅子以文顯壽不在下後有求公質予辭也

郭應物像贊

蘊石之玉出鎔之金松間獨鶴月下清琴寒花衆里流水山陰閒適如蜻蜓節而行不失步瀟灑如逸少而樂不驚心斯人也方將尋其落葉之迹而適遺我以珮玉之

音也

歙川余以莊母像贊

有女德有婦道有母儀三事既具百福孔宜富與貴其所積子與孫其所遺生可以為閨門之則死可以動里巷之悲吁人其遠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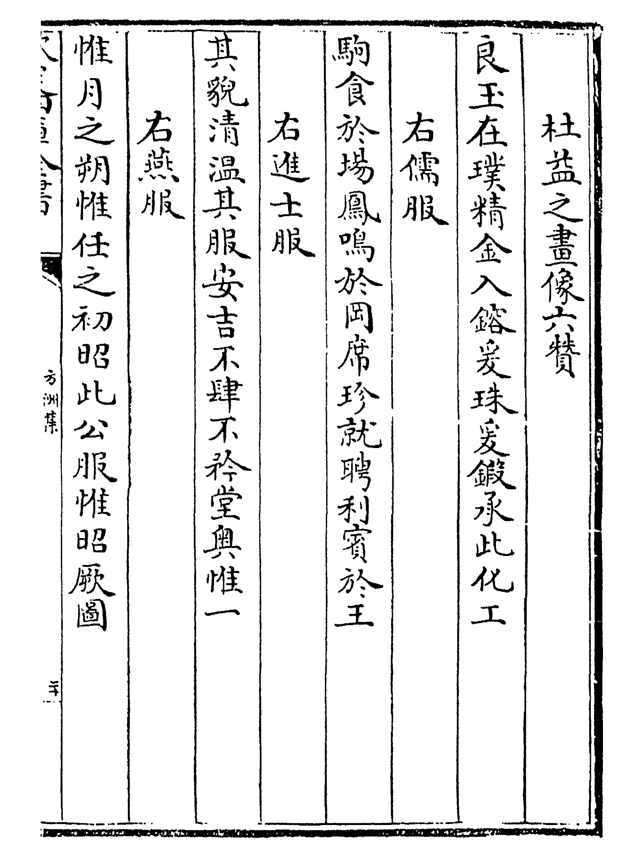
鄭經歷像贊

言確行端色康貌雅其名位則滿發而溢流其門第則調高而和寡其犯而不校或可比就車認牛其敬慎有

加庶幾乎對御數焉是將有可大之才而暫處乎下者也

杭州王瑞之遺像贊

此王瑞之之像也冠服儼古儀度逼真其知足致物而取之以義才足應物而濟之以文寄傲湖山將次林君復之地遠遊江海庶幾司馬遷之倫名自行出遠以近聞一鄉美士三代遺民吾視其表固應眉壽百歲察其内殆欲斂所未振而歸於子孫者也



杜益之畫像六贊

良玉在璞精金入鎔爰珠爰鍛承此化工

右儒服

駒食於場鳳鳴於岡席珍就聘利賓於王

右進士服

其貌清温其服安吉不肆不矜堂奥惟一

右燕服

惟月之朔惟任之初昭此公服惟昭厥圖

右公服

奏假無言盥肅有孚格上萃下德容亶如

右祭服

德稱其服位宜其才晝日三接公其允諧

右朝服

部弘敬行樂像贊

醫門之奥藝苑之華德容明爽仁施令嘉金匱玉函青

山綠野盛滿若虛見此恒者

張世清夫婦像賛

讀聖賢書遵禮義教窮不變業老不衰孝衣冠修潔言貌安詳庶乎君子允矣不忘美不外聞善自中出夫賴其資婦謹其則壽所宜也福將綏之嗟我童幼夙覩閫儀

施漢章像賛

出處有以仕止合宜非學何從非識何施福禄豐寧坦素和美天厚其生人考其履安此難老永保厥成綿綿

壽耇為時典刑

外翁無錫許公本像賛

其貌皤皤如其心之和其服襜襜類其形之賢不違乎天不僭其分老壯窮堅順受其正

原憲圖賛

上漏下濕與陋巷之地同蓬室甕牖與簞瓢之事同坐而絃歌與不改其樂之心同何夫子獨稱顔淵而不及原憲豈顔子不自知其貧而原憲猶有意於貧耶寧與

屢空之譽問䏈之答庶有得於幾微之辯也惜乎子貢徒聞其言而不受命得無有愧於師友哉

王總督三世像贊

祖征西贊

超驤督府總制戎兵禁中牙爪閫外干城玉帶垂腰金印懸肘功光於前業垂爾後

父征西贊

世澤丕承天休式迓叅副三淮提總西夏温然器宇赫

爾聲威我既覿止人皆仰諸

總督贊

宿衛近臣樓船上將介冑中錫符節東向世美難子恩厚難臣展也忠孝上答君親

壽星圖贊

拱帷中樞分辰南極出没有常明晦惟德有肅其象有煜其名海宇平格天下文明

素履先生劉季倓像贊

人謂公緩公固任之人謂公賢公力卻之棼錯糾結公且無事優游閒適公方有為愛惡不顯寵辱俱遺念大雅之猶爾悵遺丈之在兹嗚呼鄉無善族巧幸日滋鷄羣野鶴非公其誰

母姨朱碩人壽像賛

良金其重美玉其温象賢昪弟表德閨門早宜家室晚盛兒孫永言福壽如母猶存

夏大理行樂圖像賛

此大廷尉夏公之像也胡為乎輟經濟而事優逸蔽文章而見質朴釋金紫而服韋素遠廟堂而居丘壑空谷返食場之駒九臯止聞天之鶴是葢將持盈以謙退收功以静約超埃壒而上出乎寥廓殆欲學夫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者也

潘清溪像贊

方外之學公大有得而予不察儒者之道予未有聞而公則達朋友之義自少以老迹異心同彼此相好日見

不密歲見不踈靜閑冲澹白首如初此其所以見重於同門而樂交於吾徒也

靜菴沈斋貴像賛

飲射嘉賔醐阿閑叟介不離倫和不喪守其言可以譬俗其行可以居久簡慎可以遺子孫柔靜可以躋壽耇生于今而及古人之心通乎時而幾隱士之偶林下衣冠海濱士友若靜菴者予與交自青年延及白首所謂累百不如而一鄉僅有者也

致仕彭公像贊

氣和而充度閑而雅只暫時金帶紫袍却一向白雲緑野事簡心清調高和寡二女荷鳳勅龍章諸子秀瓊杯玉斝慶本善餘壽因天假所以托微意於神仙將欲與造化而相上下者也

郜仲垣先生

豎學淵源士夫儀矩仕不出鄉以道没齒衍恒齋之正傳世方鑑之遺祉其前也有承其後也有啓吾不能起

先生於九泉猶庶幾挹遺風於三子也

許一樗遺像贊

孝於其親友於其弟其本既豐其末斯萃即其外則言温而氣和發自中則水流而雲逝詩禮有傳才譽兼致其存也足以為鄉之能人其没也可以稱士之前輩嗟一死而一生胡忽來而忽去惟始終之安全庶軒拔於永世

郭縣丞爵像贊

色和而康貌安而習詩禮遺風衣冠世澤文可以潤身政將以及物斯人也殆欲復渾厚於澆漓變威刑於禮德者也

劉天與母安人陸氏賛

遇終風之暴而不致怨於夫謹栢舟之誓而非不諒於母惟蓬茅溝壑之不動其心思故布褐糟糠之不充其體口母兼父事全教娶於孤寡之餘婦供子職備養祭於煢獨之後否極泰來菽蕃穫厚是宜其福壽之華滋

而子孫之榮阜嗟彼稠人蓋邈乎其難有也

劉孟顒處士像賛

美行良材清風高節兄與弟弗忘其成規子與孫能守其遺烈其道也不待生以存其名也不隨死而滅斯所謂宗族之主器鄉邦之先傑也

杭州夏秀才夫婦像賛

志可大成而阻於病才可有為而厄於命鎔金鑠範璞玉沈沙才志未彰鄉邦之嗟於嘉碩人婉娩貞潔生克

宜家死當全節婦以義晝子以徳興其將含笑於地下而有光於九京也

劉廷信布政像賛

致遠之才適用之學温潤栗然和裕儼恪陟要不趨遇險不卻端已正人先憂後樂

劉仲通像賛

名家之裔盛世之名於家則柳公權之匹於鄉則王彦芳其人

劉公瑞像贊

晦不自汚學非羨久才與行俱而命則否庶幾令名永光不朽斯人也豈固豈其前而啇其後者耶

丁友松像贊

拔族之標出塵之想翠竹蒼松蘭舟桂舫望之者樂村即之者利往吾將計其迴出蹊徑聳霄壑而上之脫絕維縶遡江湖而東向也

王吉之像贊

予交處士之昆季知其能友弟接處士之子姪知其能教養讀季侍御之贊詞知其内藴之清深典雅有粹其行有美其名信矣乎是人也與之爵則可以儀衆得其壽則永以厚倫庶吾見之有得諒斯文之能徵也

葉志學像贊 志學無子

清移之風含弘之器篤行慎言難進易退名實無愧壽福比全卿雲靈烏自古無傳

吳處士像贊

巾裳儼雅氣貌淳溫十室之忠信有在三代之直道斯存允宜厥家則相在爾室無忝爾祖則碩惟其孫内外協順福慶駢臻是足以見其德配之偕老而有待夫詒謀之發聞也

南谷老僧予童時𦖟友也以像索書為之捉筆

言弗違常行弗失義不蔽其原不反其遇貌與衆同心與羣異城市山林榆柳松桂

呂山吳汝輝像賛

此巢松吳汝輝之像其居業也惟危故能安其處事也惟勞故能逸其持己也惟朴故能文其理財也惟散故能積有備無患作德日休白采甘和本壅末稠此所以身榮子顯福恒壽得載其恭靖攸受休畀子孫其無斁

關雲長像贊

一世之雄萬人之敵志明大義勇詘羣力遇高帝則元功斯在遇世祖則王統有繹時雖不酬其名永赫正氣英風千古一日

沈士容像贊

家有孝恭鄉有信義本之立矣其末攸濟士盡儒醫郁乎文藝往哉無荒庶以終譽

郭理間父遺像贊

名門之士清世之逸誦詩讀書循規履則不避疫以全宗族之危不吝財以濟親友之急戩穀令終箕裘世緝吾因其子之顯而有以知其親閒其壽之高而有以徵其徳非無從而徒為之贊述也

張推府朝服像贊

佩玉紆銀峩冠正笏顧外謹中視服思德貴不忘其所自官不怠其所職儼如有臨望之可則莊嚴於黄堂拜表之時競栗於金門待漏之日愼夙夜之若兹庶榮名之無斁

文昌像贊為王吉之

七十餘化千百斯年紀籍具美廟祀同然孰畀以形曷測其狀天下文明無中有象

山陽張處士遺像贊推官尚武之父

諧俗衣冠出塵風致早侍宦遊晚承世緒子顯其教孫貽其謀綿綿瓜瓞祀享春秋

張母碩人武氏遺像

婦道既宜母教斯顯福履是綏壽考無忝蘋香南澗萱茂此堂孝慈不已世澤流芳

張推府像贊

才識明通威儀儼赫文重賓興政崇欽恤懋懷清慎力

協循良有服大僚邦家之光

郭處士夫婦遺像贊

故族名門賢夫懿婦內外正位家寔謹度惟伯鸞之清淳宜德耀之貞素尚古而行不矯主饋而下無惡壽有差殊德無遺露有以夫子孫之蕃衍鄉黨之思慕此其所可徵而非贊言之或過也

樂閒朱公夫婦像贊

其貌甚和其心孔休前無所愧後無所憂福壽康寧有

秉斯德子孫族姓有善斯積家之重慶鄉之令人門閭光大尚及其身

所出既美厥配亦良閨門之秀裙釵之光無非無議有容有德婦道母儀咸可稱則夫婦偕老福祉具綏後百斯年子孫之思

宗憲止菴夫婦像賛

故家遺澤士林蜚英志貞而勵氣和而平友學其義官昭其能珪組其所當得嗣續其所當興吾嘗過徐州見

所治人之感念吾嘗立朝若聞王司馬之贊稱也

無非無議有德有容既茂中質載厚言工婣族是式閨門之宗其中饋之賢卓見於良人之善政其母教之美又驗於令子之顒顒也

引

松溪處士挽詞引

松溪陳處士没其外孫嘉興府學生王論博求士大夫歌詩以表揚之徵予為之引予嘗於吕文懿公家見翁

詞氣及詢其為人信如今員外君秉之墓志所述翁之於親戚鄉黨無不用情而況所厚哉此論所以激切涕淚哀思之不能自已也世之人於女之子或不甚愛未有不曲愛其孫者何思其王父者絕簡而論乃篤不忘其外祖翁固多恩矣論亦厚矣哉宜詩人咨嗟咏歎為論致美於翁也於乎處士死非其鄉而又無子就木及土之餘固已寘寂無聞矣而遺行餘光復此昭赫孰謂生女為緩急一無濟哉余誠有所感也書此為引

憶萱詩引

憶萱懷母也不稱母而稱萱詩人托興以達其言也人率謂萱能忘憂椿木多壽故恒以椿萱道父母卷中五七言詩凡若干首皆為顧鳴玉作鳴玉始年十三時喪母今年幾強仕戚戚焉言及輒悲事涉輒泣斬焉如初喪雖妻子富貴將或不能移其所慕者士大夫知而見憐因有憶萱之詩鳴玉若可少慰矣而予尚有以勸之夫養與思異情父與母一體鳴玉雖蚤失母而其父玉

輝甫尚無恙比之皐魚子路猶有間自今當以思母之誠益事其父凡可以安其身而悅其心者無不致力則王輝父將益康勝死者有知母氏亦且含笑於地下矣嗣玆以往士大夫得無猶有孝椿之作乎姑書以引之

方洲集卷二十二

方洲集卷二十三

明 張寧 撰

祭文

汀州府學祭成告廟文

維成化二年歲在丙戌七月庚午朔越二十有九日敢祗告於先聖先師寧伏見文廟祭器殘缺弗堪簿正有事率貸給民器瀆濫匪彛禮文乖闇非所以致感孚而

昭軌物於神庶也修謁後惶懼不敢自暇謹與僚屬官儒稽古從制爲銅爵百有四十簠簋七十有二㮚竹木籩百有二十豆如之幣篚九牲俎六解俎百有五十鉶尊三陶尊三有勺鉶香鼎八陶登鉶二十匜盤三帨檅三燭跗惟百燈篝架四十有一合八百事杌案盆盎庖濯燎瘞諸瑣具不敢以陳經始於五月戊寅訖工於七月癸巳費不及民勞不糜衆名物有章藏守有職不敢易也茲惟始虆敢以釋奠告成用薦祀事　闕

祭劉尚寶

維年月日致祭於故尚寶司丞劉君祐禧曰嗟予祐禧

止於此哉底績中書超階秘府事主沐受知顧問之恩

交友獲傾心向翼之美所歷如意動罔不諧此祐禧平生之事無或不利也內勁外和志高氣下與物無忤隨寓輸懐招之可來而來非有求揮之可去而去非有畏此祐禧平生之行無或不善也偉乎其軀幹粹乎其容儀偘偘乎其辭語此祐禧平生之所稟亦無不厚也夫事多利則其成也必大行多善則其壽也必遠稟多厚則其衰也必後有其本而不獲其應使君官止於六品年止於四十而遺榮棄養於衆人之先造化者果有心

於人乎無心於人乎抑生生死死一隨其然而漠不相係乎君之死病不踰旬聞訃皆以為誣既信則皆相為悼死而疑其誣足以見平日無致死之道既信而相悼足以見平昔非可惡之人胡為乎卜者未及授著醫者未及授藥匆匆而忽致於此極也嗟乎祐禧止於此哉日月流逝襄事式臨追念匪及昌止於情薄陳清奠永訣幽明君女已嫁君子有成幸既終而復始庶雖死而猶生君其有知將悲將欣尚饗

祭崔惟正

維年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衛侯崔公之墓嗚呼公其不可復作時亦不可再得公矣寥寥海邑英華之氣繼之者誰歟昔余祖父托愛先公婚姻整祭事無不從忘其巍巍情好莫逆垂四十年始終一日迨予小子爰自童稚荷公父子式克有濟游藝於庠領薦於鄉登科任職衣紫紆黃謹慎小心受知天子木强無補虛聲滿耳蔑德有位其所伊何父師之外公恩孔多

聞諸先民德無不報予豈耋昏忘此告詔特以公家事業方新富貴方至子孫方殷名爵方需夫勢高者絶援力大者難偶譬諸登山渡水公家固已上絶頂登平陸而我猶蹣跚於下麓浮沉於中流雖欲超蹤而逆挽之顧力有所不能也此非公意予心則然雖不能報終不能諼公之始死予方縻祿疾不能問死不能哭公返而亡禴祀蒸嘗非公懿親可祭於堂及兹拜掃草宿木拱稽遲之罪海濶山重公魄在地公爽在天敬陳一奠有

淚如泉嗚呼哀哉尚饗

祭卜源靜文

維年月日謹以牲酒庶品哭奠於亡友竹牕道人卜公源靜日與公定交今三十年自少以老情如骨肉貴賤裕乏疾病生死喜憂婚喪皆嬰其心公於朋友分當力極蹇薄浮湛百不酬一昔常相見慷慨衷愉近一二年慊郤嘆吁竊曾慮此少老常態豈謂無幾便致危殆嗚呼公迹雖異所學綱常言或過直而行孔良凡今之人

鮮有公類拘溺自誣龔瞽一世嗚呼余有所懐惟公則知公而去已行當告誰昔嘗過從無間早暮今復云来誰問誰顧公所居止余身便安房榻户牖夢亦在焉公言在耳公貌在目奄忽不見伊何荼毒今夕何夕月泠燈孤對酒不舉傷如之何傷如之何以旦以夜一别千秋老淚交下

祭姑蘇朱明仲文

予交公父子間幾三十年仕途更遷婚喪疾厄公父子

往返過從情踰骨肉自予免疾閒居不相見者過半而書信之行志意之久彼此固不少異不意公既失賢孫尋罹大故而良偶又復下世寧聞訃驚惶私念耿切欲遣吊則獨孤欲自行則衰乏趑趄進卻庶幾病或少瘥終能僥倖一往得以瞻戀塋墳使涕沾宿草不料荏苒因仍日復一日至今情素不伸汎若行路寧之得罪於公雖袒負不足以謝今自分老病日深卒不能復遠離門戶敬具羊酒薄儀北望再拜謹煩公子宗遠為寧一

奠墓下誦我情詞以彰寧違禮薄義之咎猶惟素愛庶
其享之

祭亡壻姚麟文

哀哉麟乎汝生六朞喪父内外多虞吾念汝父遺好以
愛女許嫁汝於旣孤以弱力扶汝家於旣墜以外戚安
汝門閥於衆擾恣鬩艱難斯亦良苦勤勞盡瘁十有五
年始克致汝有官授室吾囊橐已空而顛髮亦種種矣
内外蕭疎老病無嫡汝忍自棄以絶汝世祀使老母無

養少婦無托嗚呼天乎人哉吾不獨汝尤也今當自東廣起汝家應嗣人以其幼子令吾女母之以植汝後庶幾僥倖圖存使汝母妻有屬人乎天哉未知其能遂成否茲將舉柩塗殯墓所擇日治三壙一成瘗汝其二以待汝母汝妻以終百歲之事此汝妻之言天地鬼神實所共聽汝其慰哉吾淚有盡而情無窮身漸老而悲彌感也哀哉麟乎

祭張天常文

公少值艱危長登禄位從容進止皆克有濟胡為乎既仕而猶匱乏優游而反勞瘁咄爾良朋嗟爾兄弟莫或有愆公則無悔疾之不瘳伊誰之戾予與公交餘五十年朱顏白首一世周旋榮枯得喪苦樂矜憐力雖不及情罔或諼公在予偶公死予單豈曰無友久要惟艱公柩未𦵏二孺纍然庶幾遺德有永其傳耄荒惕矣悠悠蒼天

祭周時舉詞

蚤登胄監尋職泮水中雖偃抑晚不失已朋友之意親
戚之情犯而不校眞如平生我淚漣如我心耿若茫茫
白首斯人不作

祭王本誠詞

維年月日謹以酒菓醎醢別奠於亡友就蘭王處士曰
公則逝矣予年日衰哭不盡哀言不盡思空城曠海子
其何之悲風夕陽慘其何時世無其人嗚呼已而

墓碑

榮禄大夫都督同知陳公神道碑銘

公名翼字良輔先世居湖州長興縣後遷廣德州考名興字朝傑生元季才識不羣有聲里社楊左丞辟除萬戶時天下巳亂落落非所遇杖策歸附太祖皇帝從征伐充伍隊長進備宿衛洪武二年乙酉征虹螺山授驍騎前衛百戶辛酉征雲南蠻洞力戰死公在侍衛有普安曲靖盤江之役襲職行間特授濟陽衛世襲千戶戊辰征魚兒海子庚午征以都山辛未征鵶寒山乙亥出

擊遼東野人累功特陞燕山右護衛世襲指揮僉事三
十一年戊寅太宗皇帝舉靖難之師公已藉近屬自安
定門始事及渡江率甲四年環數千里大小二十四戰
略定二十餘州圖必取攻必破援必濟師交必全勝未
嘗少挫己卯以白溝河濟南功陞指揮同知庚辰以東
平汶上功陞都指揮僉事是年六月平定京師陞鎮國
將軍陜西都司都指揮同知尋命掌金吾右衛事蓋不
欲遠任公也明年贈祖考旺父驍騎百戶興皆如公官

祖妣楊氏母丁氏皆夫人永樂巳丑扈駕還北京進階
榮禄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後二年數將神機營
軍馬扈廵迤北至和林省逾土剌河追擊𠂔敵一時瓦剌人
為氣沮時論謂偃武之端實由此舉後七年上素知公
老臣可屬大寄詔往南京督府視事洪熙改元仁宗皇
帝念公勲舊賜召還任北京未幾有疾勑給醫藥調治
久之不能起宣德三年卒壽六十有三上聞訃震悼輟
視朝一日給喪具道里費勑有司即長與祖塋治塋從

一品制自襲斂至祥禫諭祭者四親藩大臣百司庶士
祭吊者相屬於道先是公年少神觀高偉聲如洪鐘讀
書善騎射頗以才氣自負及為將矜而不肆嚴而有恩
又能先幾倡勇制變履危耀兵整旅之間敵常不戰而
自却非獨長驅鋭進能用其死力而已戰勝之日務以
吊戕䘏寡為事未嘗妄殺一人故士卒樂附所向成功
不讓古名將初娶張氏生男欽早卒繼表氏生文二夫
人皆合塟文初襲指揮同知官温州衛後征閩括有功

陞浙江都司都指揮僉事博雅英毅敬事亢宗可謂文武忠孝未見其止者也文子五綱紀統縉紳皆美材綱尤可大之器古稱兵凶戰危忌為世將熟察其故將有天人之分陳氏兩世當氣運交代之交策力相屈勢不能不有所裁制然其子孫益賢世以功業致顯位豈非奉承天事而不以人力自逞所謂仁義成功者乎彼戰國末世塗炭已極天方悔禍乃復以兵甲之術干時舉世如孫吳起翦雖有無敵之能徇人違天無異乎禍及

身而殁厥世也公墓故有碑文敘述弗彰不足以垂遠文既得美石將易刻於神道以御史趙璉所撰公狀致書幣來京求銘寧交文三十年有同親之義每見文談先公事熟悉如目激狀又足徵如此寧能辭遂因以為銘桓桓陳公韜略世傳雲龍風虎父子後先天啟至人實生厥輔鉞仗旄麾維帝所居羣夷猾夏四方未廷帝將天威是驅是征宗社有鼠牢鼎有雉帝奉天討臣敢怠事外攘內安心力久殫帝督不忘世祿世官藩屏維

才股肱維舊徃哉遄歸在帝左右于室于家爾祖爾考

百爾子孫前承後保帶河礪山圖閣銘臺殊名偉烈生

榮死哀烝烝孝子不迷不佚千秋萬年仁義之澤

開濟鄉先塋附葬碑

附葬六穴皆寧側室皆良官家處子皆為繼嗣而娶寧

與先孺人墓南向居祖墓右際故六穴皆循右東向北

上以象生序首河間羅氏次無錫許氏德清謝氏此先

考妣親命孺人聘納如婦禮涉歷憂患兩更大喪協承

饋祀者二十年於孺人有繼續之道穴皆前近次同里
周氏潡浦陳氏小林趙氏此又羅氏三人所為聘納如
其禮勤約慎静勉相資成於三人有長貳之分穴皆少
後羅生女姚淑人謝孕而不育趙育而蚤殤此寧德薄
數奇迭相遭值非其道得之也頃見黄博士子婦有至
節死無所歸寧亟求其遺骸為斂壄已失一臂故六穴
皆未死而預為壙宅所以虞不備皆未壄而先為表著
所以備不虞不備不虞未死未壄事難竟言勢難盡保

寧豈耄僻至此蓋亦自盡其心以聽乎天而已嗚呼虞書之嬪春秋之歸文無異謂而叔姬一卒一葬聖人至以夫人禮書之經權大義固將因乎其人也區區愚夫陋妄何足與論竊獨自揆情文本始實與率相接合嬖昵無倫者不類念惟平生屈抑令髮已變白寧逾邁之年亦既六十有三矣復敢泚慮卻顧欲望人以厚而乃待人以薄哉事既畢工謹刻石以告於後

昭勇將軍浙江都指揮僉事陳公神道碑

浙江都指揮僉事陳公故榮禄大夫都督同知良輔之仲子也都督公殁宣廟賜塋長興祖塋世系事實具載碑誌家乗都督初娶張氏長子欽繼世繼娶袁氏生公名文字彦章號朴菴更號半陶年十六襲授金吾右衛指揮同知調浙江温州衛正統間倭夷屢犯浙海東西邊廵按藩臬奏舉公把總海寧衛所景泰間勦捕瑞安處州賊有功陞今職加賜綵叚楮幣天順中提督定海諸衛海道尋選任軍政還司成化丙戌總督兩浙漕運

赴京誥授昭勇將軍贈封三世生母妻戴氏皆淑人是年以持正不撓忤權貴坐謫立功金山衛士論咸直之赦還總兵平江伯陳公素知公非罪仍奏理漕事戊戌上疏得請以子綱襲温州衛舊職未幾綱卒嗣孫璠繼襲公時猶在杭與鄉貴士夫徜徉湖山結社為歸榮會更日為歡鎮巡三司使副諸公時相敬問往返辛亥璠奉迎就祿養還温與親舊遊從燕適以詩酒娱逸如錢塘故事後四年甲寅六月嬰疾知不起召諸子諸孫至

卧榻顧語曰生死常事勿多戚吾後事一遵晦菴家禮絶不許用浮屠亂我家政自起沐浴更衣索紙筆賦詩留别翛然歸盡壽七十有五九月二十一日奉遺命𦵏温州吹金鄉宋萬山之原子七綱紀統縉紳納縁女一孫十有五璠珪璋璵瑚璉璘璇瑚玭瓏璣瓚琮瑞曾孫二鏞鍾公平生偉資儀雅言動善騎射讀儒文洞達古兵法處官如家臨下不刻事上不阿遇事不避難羣居和而不流待儒碩謹執如弟子篤故舊終其生扶顛持

危幾欲以身殉其詩平實學唐人行楷書皆不乏風致有朴菴歸休稿數卷寧自少獲公垂四十年彼此髮種種始終不見其有變態易志事今死猶坦厚如此謂非大丈夫哉彼世之武弁君子雖有聰明才辯自視無前少值得喪無不低昂立見於公何如耶塟後一年璠請言刻墓道之石寧雖情至無文然死生永别知者不銘烏為之銘因攬涕哽塞強叙而銘之曰豐城之劔渥洼之馬千古一出厥類斯寡曾不得極用乆存而間見永

化嗟夫

墓碣

雲壑先生蘓公墓碣

先生諱正字秉貞號雲壑宋大理評事世堯之後考順菴府君姚吳氏世家海昌與其兄秉衡齊名人共稱曰小蘓先生為人孝友敦行義克勤小物終其身無非禮事早從翰林修撰張洪習舉子業中歲盡棄去之專意古學諸經子史皆嘗肆力以故發為文辭根據藝實麗

則不靡古詩似漢魏律詩如盛唐著述之文體法西漢一時才名高出兩浙流聞四方甞教授海鹽弟子甚衆至今邑中多能言之士死之日自書銘旌撰墓誌神氣不少衰亂時年五十有九遺命瘞於小桃源不食之原有自鳴集二十卷子淵懿雖能世其業嗚呼先生學可傳而材不見用德可久而壽不甚遠葢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命也能其所能而已焉者世也文章實關世運人豈能違之寧夙頼師承幸竊料第自叨職禁近以

来去函丈者七年而先生之兄弟相繼就木心喪日遠無能為役因合同門之士書其大略立石而表諸墓庶幾平生恩義云

壽藏碣志

海鹽崔祥念先塋隘狹乃自營墓地於祖壟之東崇土以象山疊石以為垣雜植松檜以蔭蔽內外引水為界以止蓄生氣作廬舍置守者以謹伺不時中營二壙以俟已與室人之終四周廣隙地以遺子孫他日序葬之

次既畢工求予言立碣紀事予聞生必有死人之始終古人嘗以不知死所為憂春秋已有樂丘樹櫝者漢唐以来趙岐張禹姚崇司空圖皆不以預凶為嫌比之魚腹馬革不忘溝壑者雖有幸不幸君子未嘗不高其一死生之情達始終之故也今世俗日下語及後事便為不祥至有老病待盡猶諱言棺槨富盛之家累世不作墳墓遭不肖子孫寄寓僧舍委諸水火生累萬金死無寸土自障不亦可悲哉如祥者可謂勝俗矣因其請之

勤為之作志

尚義潘公墓碣

翁姓潘諱瑛字公玠世居嘉興海鹽武原鄉今屬平湖高祖富曾祖德卿祖谷寶考必甫妣高氏世德相承生公及兄玘夙聰慧孝友克幹蠱玘初籍戍京師翁供饋不絶費累千金玘因是得冠帶還遽以故儲蓄田宅悉聽兄處分即任治别業西園中默如幼弟同姓有厚負官稅者被楚辱困迫垂死時方大歉公私匱竭翁省歲

食代償之一里中盡下其義正統辛酉浙大水民飢出穀二千四百石資賑貸有詔表其宅爲尚義勞以璽書景泰壬申自運米四百石實京儲授冠帶錫宴光禄寺乙亥益米三百石授七品散官服自後有司數舉荒政又出穀累一千三百石至傾貲不厭視世之以身發財者何相遠也晚年將謝事語其子姪曰惟勤可以起業惟儉可以保成自祖父至于今吾鄉鄰以奢惰覆家者多矣吾兄弟以勤儉幸存吾聞冉服耐澣藿食耐餐彼

一往難繼之物不可長也道德之華禮義之旨惟勤與儉式克承之若等慎自勉也自是具以家業付子洞於所居西軒疊石為山環植蘭菊別號琴巖日與兄觴詠自適可謂達老壯之節矣成化巳丑閏六月二十八日無疾卒春秋六十有八古稱富壽考寧好德考終繇翁觀之或庶幾焉墓宜有所表也

墓表

李處士墓表

此養拙處士李綱嗣憲之墓也其生達文切理敏直有為承累世之澤親睦諸族而出其右用是有聲於家平生無詭言陂行里中素下之及為亭老扶柔抑强克振幽枉令丞簿尉數聽問所欲廢舉待以殊禮用是有聲於鄉以經藝訓教諸子季雲第進士天府登名書及父母兄弟用是有聲於國先是其父被誣訟繫京獄累歲不釋處士冒險以死力赴愬卒直其枉而歸戚里以為更生母歐陽氏喪明餘二十年自分不復見天日處士

旁求醫藥朝夕禱於神憂誠刺骨幾不堪命一旦自忽開朗能視年八十有五一歲中夫婦齊壽以殁夫恒業可積久而成奇節非至行不立處士之所以致聲譽於鄉黨家國者人或可勉而為至其脫父難於終凶全母目於既涸非孝通神明鮮克與比凡天下後世所以綱維人道者將不用是耶家傳載處士為唐西平忠武王晟之後代有顯官其祖嘗尹建德雲令為海鹽令天之開懋李氏之孝子慈孫者源遠而流未息宜表於墓以

俟來者

李母曾氏墓表

故養拙李處士妻曾氏既葬子雲以進士試補海鹽令具事行請予言表墓按母始年少時歸養拙雅有婦道善相其夫無何舅蒙凶訟姑目喪明家事日不造母克迪孝勤以底寧謐生數女無一男數勸養拙曰妾聞子出多母君既子立而又不蚤得嗣非所以重宗祀也養拙因納周氏連產三子母亦生二子撫教惟一皆能亢

宗弘業其族遂大初養拙無恙時常言母於李氏功賢並茂百歲後所有田宅無令霖雷霆得與震雲竝母常笑頷之及疾革呼諸子前曰凡我夫之子皆吾子也汝父以吾故有厚言吾豈可自處其薄其所遺業須均分之嗚呼古道既遠民行不興世之偉丈夫招權固已謏謏拒人雖父子兄弟不能相通好者衆矣況女婦而望其無私忌哉若母者方諸古賢淑何以加此母具行載於埋銘者不備予特表其尤著大者耳

王主事墓表

君名輔字時佐世居海鹽曾祖俊卿祖文智皆有士行宣德中父聰謫戍遼東廣寧娶君母黄氏生君自幼有美質讀書過目成誦長遊衛庠治詩經天順己卯山東鄉試第三人成化丙戌羅倫榜二甲進士聞嫡母喪南歸埜祭盡禮鄉里為之感動服滿授刑部陜西清吏司主事矜恤詳慎人皆稱平方將有進嬰疾卒於京邸年三十有八臨終語其妻吳氏子璞曰慎勿之遼必歸埜

我於海鹽祖塋遂扶柩還以次年十二月成塟如遺命
䁥奉執友丘藕州所撰埋銘求表墓因憶庚辰春予奉
使朝鮮君適偕計見予永平驛舍及聞喪時會予自汀
歸相見甚慰知君素沈毅敦朴厚於本原方以重大望
君而今已孤余望矣嗟夫世有舍丘隴離父母懐利樹
勢家于官而不歸者視君之言行得微有愧哉君之墓
是宜有表

明故顧菴項公墓表

大司馬項公蓋臣命從孫子邑令綱從日照縣學司訓賀顯之致詞於予求表其弟顧菴之墓謹按顯之狀顧菴諱質字素臣世居嘉興曾祖信仁處士祖吳江縣丞景亮父用平兩世皆贈左都御史祖母闕氏母翁氏繼母鄧氏皆夫人子綱綸緯纁綺孫男七壽六十有八娶於象賢鄉新塋素臣美髯豐貌大類其兄而才行大閑亦略相似司馬公自弟子員至有官涉歷中外遭險阻素臣無日不在行無事不謹節及官守大定乃歸侍父

母悦之終身親安於家凡懋於國非素臣克惇孝弟得
徼少有不逮乎初景亮官禄僅止用平益謹奉清白素
臣能勤儉以致裕朴素以成文卒之開拓田宅入粟貤
榮力贍祖妾朱氏表節之舉非才識之良殆亦難以幸
致斯二者本末之道由是而舉措宜足以成訓於綱惠
洽於族而扶持賙䘏於疎逖也先是其外戚有死不成
韲族屬有貧且遠徙者素臣亦既厚給而旋安之及病
知不起因括遺貲召子孫語曰吾即世後當分授吾凡

弟姊妹無使有𦬇徙之患如不力者嗟夫生而能積死而能散信若此吾因其終以逆其始則素臣才行本末學者所未及是雖天資明敏將亦有儀刑于家庭者表其墓以勵後之人於禮也何惡

附載開濟鄉先塋表

嗚呼此先考妣之墓也先妣歿三十年而先考卒爾来又二十五年矣雖門祚衰微而嗣續有在痛惟先考嘗語𧍓曰人之為善譬諸力田種植蕃多則收穫必厚雖

或水旱不齊然間歲亦將有得不宜因以自怠昔者元季盜起爭相長雄互為侵暴爾祖為衆所歸克嚴界守設備禦保合一鄉人免于難及事平悉衆歸附以有今日之役德濟千人不及享其報以没吾心歎焉吾嘗浮海至遼得遺釵於路竒貴可寶後聞失者將因是致死遂訪而還之初亦不以為意及回遇大風覆舟恍惚中有大板負體委身流浪凡七夜旦衆皆沉溺而吾幸存人以為還釵之報而不知爾祖所積又有大於釵者爾

毋存日每興言及此輒泣下因言大難不忘必有後祿
願力行好事毋忘艱難以失善應故吾平生德雖不足
以為善然未嘗為惡力雖不足以濟物然未嘗害人業
雖不足以庇廕久遠然未嘗貽患今老矣無所用其力
而前人之所種植者又適不齊間歲之穫天或者其將
有意於吾之子孫乎爾其識之嗚呼墓木拱矣遺言如
新冥冥之積今日似亦少有徵驗矣但德茂享踰恐不
足以當之耳嗚呼痛哉先祖諱仲山以壽終韭德清金

鶖鄉祖塋先考諱文俊妣楊氏翥遵遺命合塟於海鹽縣開濟鄉之原生平事行已具志石玆不載謹述付授之語以表于墓云天順五年秋九月十有五日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孝子張翥謹識

朱處士夫婦墓表

成化戊子擊壤老人海鹽處士朱公文秀卒塟開濟鄉社稷壇隅地予甞為埋銘後二十四年弘治辛亥八月碩人高氏卒是年十二月十八日既合窆其子鄉舉人

祚具述考妣事行請表墓碣按考曾祖森祖賢父子名母陸氏妣父彥昇母徐氏二姓皆士族考自少天資粹美樂教性寛和沈簡喜愠不形事父母極力盡思待二寡嫂二寡弱姊善持危制變處人所不能平生惜物澹用慎交尚義不事家人生産意常豁如惟尊務儒術蚤遣祚從鄭提舉世昌講經習舉業廩膳邑庠卒成名器晚以耆德為亭老上下咸信服之始年十七失怙館甥高氏高族役素煩重羣渙弗支考材能幹濟彥昇遂托

之終身曾女亾遺幼子女因禮命妣繼姊室孝慈勤儉
氣類相侔足以繼德承家老不易度彥昇衰獨病傷足
數載不能行妣調侍盡瘁為立叔安子為後與遺幼均
切教養惜皆不克成立且死心常隱痛焉祚登浙江丙
午鄉舉妣念考不及見喜不勝悲每舉考遺言訓飭祚
使勉進德業初祚奉妣居太學翰林方昌言為文頌壽
比之成風公父文伯之母知者韙之考得壽六十有七
妣八十有四祚配陳氏孫男縣學生桂陽娶陸氏孫女

二沈錤姚緯其壻也曾孫壽生予察古之論人覯内行於婦本子善於親才必較德賢必考終合是四者朱處士夫婦眞可無愧於世而與先民幾矣予不節書所長特表著其尤碩大者於墓使人知要易為取則云爾

洞孔山墓表

古人有言父作子述此語若甚平易而事則曠見雖聖賢亦不能必遇然則遇之者不亦難乎海寧袁花里有許處士名釧字用文號一㮕家乘始元四九提督公至

皇明海州同知國器逮其祖文英父力本義官叔祥盖七世矣中業將衰而末復大豈數固有定而猶待於人耶初力本翁遭家不造子奮田畝詘力舉盈優致四民之資弘復積世之業用文承更張之餘積習因仍事多齟齬卒能經理叅錯博衍付授之緒以振起儒文得易蠱幹蠱厲吉之義用文母張氏妻徐氏皆出自名門慈孝相傳順正相守得家人利貞富家之義力本方艱難時克讓全業與二兄用文能均徹所受於孤姪由是而

推及諸族惠洽隣里此又視古人親親仁民之序不遠
然則用文所以創守其家業於内外近遠各有道不特
長於才略而已或輒稱其常出粟賑貸以被官服刻名
學宫為榮不知此特用文一暫之美耳茍舉其一暫豈
勝稱哉余交用文久因其子清之請特取尤著大可以
勵率鄉邑者畀刻諸墓石表見于後清第三人滋潭淪
從兄一人洪淪為庠生與諸兄弟皆亢宗承考之器父
作子述得人所難許氏家澤雖百世將未竭也清其慎

勉以待

鍾節婦沈氏墓表

節婦姓沈氏諱妙智始年十八其父伯進母祁氏擇嫁里士鍾昇昇獨子無朞功切屬惟老父母在節婦敬養勤約優舉父道聲容不顯閨門穆如昇卒年纔二十有九有娠方四月蓬垢慟絶執喪哀致疾非仗不起舅姑患之日夜涕泣懇懇勸保遺腹少止後六月子景辰生自是疏糲不充事育交迫或因動以飢寒諷以異圖輒

哀哭怒罵至以狗猪指斥老獨幼孤寡窮連蹇時雖有文王之政將亦未易盡為安全節婦直以孝慈執志一往不回首尾六十年中生死肉骨使昇父母以高壽令終遺育以清白繼世孫曾女婦競爽發祥卒之其身康寧雖老春秋九十有三而後歸盡蒸祭有常存殁無愧皆其初心所不圖者予聞昇本繆姓曾祖惟賢因俗依母氏為鍾豈繆氏世澤有源數丁戹塞司造物者特為之作合貞懿以全其宗而昌大其末歟惜鄉邑寡寡未

有能舉白以表樹其門者用書諸墓碣庶幾將來有聞尚足以垂勸也

中憲大夫嘉興府知府柳公墓表

嘉興太守柳公卒郡大夫士庶咸哀思不已胥謂宜表其墓以詞命見及寧雅知公不敢辭亦不敢佞謹書其實公名琰字邦用號東津世家儀真父闕母朱氏妻殷氏以公貴皆授勅贈兄弟六人子三人平生孝弟公忠敏勵清約出自性原學力執政不可回撓自弟子時已

然及舉進士授户部主事監督淮安糧儲卒以是致誣
搆左遷南陽通判改廣平陞吉安同知久之始薦正嘉
興府事險夷逆順不變所守用能所至有聲賑大災於
吉平大盜於贛公所省織造大貲於江西雖移攝動著
偉績宜吾郡之大被厥施也自下車至今舉廢有倫禁
導惟漸不煩令以教禮其賢而人勉行不樹威以治正
其法而人不干辠之以勤而民不惰示之以儉而民不
乏持之以鎮靜而民有常上下和平百為式備雖或事

關軍國一暫涉民譬諸寒涼時易而元氣常通剛柔急
緩之機非識微者不喻吾郡自楊公承芳後有本之治
公一人而已使須臾毋死庶幾休靖之風矣惜哉公壽
五十有七在任僅五年初疽發背彌留醫謂積憂勞所
感妻子環泣終無悔言及卒廨無餘貲襲斂草略同官
相與具棺歸其喪於家可富而能貧既顯而用晦宜上
壽而下止當遠到而近輟哀思者固皆歸歎於天然志
定可以立命疑公之性原學力所謂執政不可回撓者

亦與有以召之古聖哲生以道顯歿以道終道茍得矣千載而下孰知其他公自寧没本無怨尤是亦不必以世情欲惡者為公遺不平也公文章編著有嘉禾郡志東津稿數卷政事履歴詳載僉憲戴公元吉行狀大司馬項公盡臣墓誌其美懿刑於家人朋友鄉黨者又不可勝紀予特表其大略畀公子健壻王睿歸刻立石將必有見采而列之史傳者

開濟鄉朱氏先塋表

朱氏本浙東金華舊俗今莆田丞瑾之高祖賢四有子七人其季銘國初調戍海寧衛因卜業海鹽生子五其長源源子二其長富富子二其長瑾瑾子二其長暕暕子未計其長俸銘與其配潘源與其配孫皆合塟所業開濟鄉富先室曹亦既附塟而瑾復喪偶王氏祔且垂及瑾因念自高祖以上在金華者已不能通祭省開濟實始塟之地不可無識況地以漸廣塟不竝時壙穴繁稠敘次久將不白是欲立石刻圖用示来裔乞余文為

表嗚呼人亦有言生不必常厥居死不必常厥葬苟非德義孰能為力寧自有知即聞銘父之本始見源父之事行吾耳目所未及或有似之者處士富承家幹蠱益弘以懿平生恕膚受之辜救垂死之迫急義棄利尤人所難此瑾所以禄養歸榮睞後濟美有待今兹之舉視比郕大家奢婚儉葬父母死無宅兆甚則燬棄水火既殯荒僻其間非無侈為堂垣封植留情久遠者不一再傳或已賣遷墾伐蕩為蓬墟異嫡卑尊混為叢塚考其

得失興衰莫不各有所致然則德義之於人生可以順

死可以寧止可以延固其先下可以啟迪其後吾於朱

氏庶有徵矣繼自今克孝乃祖父以友愛爾兄弟使世

澤相承沿洄不斷雖金石之文必晦而後堅明也晦其

勗哉

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湖廣布政司右叅議王公墓

表

予友王公名豫字用誠致仕卒於河南開封祥符里第

塋十有六年其子兵部主事緯自官所致事行狀乞表
墓嗚呼予始知用誠巳殁草宿木拱訃来何遲耶按公
先世皆德隱考和以公貴贈給事中妣孫氏孺人公蚤
罹永慼克友于伯兄為弟子員篤學有大志屢以廩膳
讓同業及領舉登進士官禮科勤勵蹇諤明正不矯數
奏出納風采為一時望甞被命冊封親藩副學士錢溥
使安南所至歸重受知英廟陞湖廣叅議奉勅提督太
嶽兼節制鈞州軍民事舉荒政以活饑饉之民給饋餉

以平湖襄之寇正已從宜興中貴人恊恭上命卒成治功而無牽制之患前後再轉官奉十三璽書賜食三品禄未嘗少自泰年甫五十有七即致仕歸行李蕭然家居手不釋卷足跡不至公府惟與鄉舊結社為懽而已疾革遺命不作佛事勿拘泥陰陽春秋六十有三塟汴城乾阿社塋與恭人劉氏同穴予與用誠同甲戌榜進士聯官禮科甚相愛好給事時事皆予目激叅議後事得之緯狀以予所見徵所聞用誠眞可謂端純敏惠廉

正一節雖曰未底大受顧其子女榮昌則有餘不盡者天固為之所矣公世系生卒之詳已具載埋志予特表其大略為士仕者之勸嗚呼死生契濶故舊散亡予不言則知用誠者鮮言則有所不忍是以執筆涕泗幾不自知其言之不文也嗚呼

明故樂義處士王公墓表

徐州吏目王紀偕弟績詣予求言表其先考處士之墓按處士諱恒字有常號樂義祖彥安考思禮母張氏配

吳氏子男七人孫男十有四人曾孫十有二人葬之日
予師澹軒先生志公事行甚備稱公事父母孝處鄉黨
義家庭之間綽有禮法嚴如公府平生爲人赴急紓危
自縣令以下數質問疑政里中多所憑籍嘗延致許蒳
莊藏雲壑二先生於家使諸子師事受學故紀續及諸
孫皆以文稱晚年不復入城市終老于西郊別業壽八
十有二而卒聞公壯歲時會大理寺卿胡槩巡撫吳湘
所至誅擊豪强削奪兼并形迹稍涉疑似輒没入徒戍

者不可勝述素大家盛田宅適長賦税出入鈐鎋中而能周旋回遠卒以保全致今日雖由祖父母善慶所召公亦誠謂之智而能應變者矣由是論之其功可以竝啟家之祖宜表於墓使王氏子孫時感而勿忘雖百世可以為勸

陳處士墓碣

陳處士名琛字廷美號朴菴世籍海鹽居永寧里曾祖忠顯祖烈考仝母張氏生母李氏處士天資淳厚自幼

能强記見奬於社學師性不嗜酒衣食取足温飽用無踰分嘗為伯父璵後終其存歿致隆不懈家素大與兄琮長賦稅於鄉勤愼寛約執信容物鮮有敗事平生務本力穡體悉農業至與童僕均甘苦勞逸人皆用情其業益盛惟不喜施予僧道達者避之晚季付家緒於諸子暇輒登樓詠誦或偕二三野老相與論世故敘親舊較雨暘晴於歲事而已其生宣德壬子八月初五日弘治辛亥八月念二日年六十終于正寢子男四軏王氏

繼蔡氏丞世輅王氏晃鄭氏庶子環女三義官張和庠生朱紳海寧衛指揮彭紳嗣子雲其壻也孫男六鍊金鎮鐔鑛鏓孫女三後二年癸丑十月十一日與張氏合葬於南鮑涇新塋先期輅晃衰杖持塾賓王纓廷采所述行狀乞志碣石若朴庵幾可謂質重近仁與衆不侔矣文之以禮樂其後人宜有如輅晃者出也因按書之俾刻石以竢弘治六年歲次癸丑九月九日孝男陳輅晃立石

方洲集卷二十三